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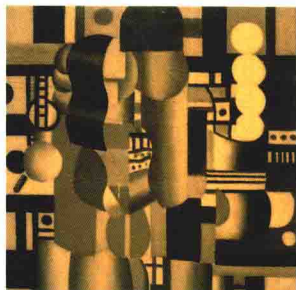
轻与重

38

# 欲望几何学

[法] 勒内·基拉尔 著 罗芃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René Girard

Géométries du désir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芝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 欲望几何学

【法】勒内·基拉尔 著 罗凡 译

René Girard

Géométries du dési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几何学/(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芾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5536-5

I. ①欲… II. ①勒…②罗…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396 号



### La Géométrie du désir

by René Girard

Copyright © Editions de L'Herne, 201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e Littéraire Astier-Pec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4-1017 号

轻与重文丛

## 欲望几何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勒内·基拉尔  
译 者 罗 芾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536-5/I·1574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主 编 的 话

###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 译 序

这是一部论文集,选录了作者基拉尔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论文凡七篇,时间跨度很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既有基拉尔理论构建初期的思想记录,也有理论体系成熟后的个案运用,论文看似评论文学作品,中心却并不落在文学上,文学作品仅仅是研究材料,实际上谈的是哲学与人类学。自从弗洛伊德开先河,拿文学作品当作精神分析案例,许多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都喜欢用文学作品说事,写出的东西也就常常被认作文学批评。当然,高举纯“文学性”大旗的学者们是不以为然的,认为不登文学批评大雅之堂,不过也有人倒觉得这些不算文学批评的批评比起所谓纯文学批评更有可读性,也更有益。基拉尔的这本书就是拿文学说事的著作,虽然视角是哲学的,有些高深,材料却是文学的,论及的

作家大都是我国读者熟知的文学巨匠如但丁、莎士比亚、拉辛等,品评的作品又都是经典如《神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娓娓道来,饶有趣味,不像某些哲学巨著那样充满艰深的概念,让人读了如堕五里雾中。

作者基拉尔的论著,此前已有《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替罪羊》<sup>①</sup>等陆续译介到国内,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兴趣,不过对于某些读者,基拉尔的名字可能还是有点陌生,所以译者以为,先把作者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许不算多余。

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亦译吉拉尔),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创建的欲望模拟理论,在西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以这个理论为指导进行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俨然形成了一个基拉尔学派。本书的编选者马克·安斯帕克(Mark R. Anspach)就是这个学派的一员,他是美国人,学于哈佛,受聘于法国“实践认识论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就是基拉尔模拟理论及其周边的重要人类学课题,如暴力、宗教仪式等。

勒内·基拉尔 1923 年出生于法国南方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教都”之称的阿维尼翁,中学毕业后赴巴黎夏尔特学院专

---

<sup>①</sup> 前者有本书译者的译本(北大出版社修订版),后者有厦门大学冯寿农先生译本(东方出版社)。

攻古代文献学。1947年毕业,旋即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以后基拉尔先后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等著名学府,1980年应聘斯坦福大学,直至1995年退休。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于2005年入选法兰西学士院。法国有很多学者在美国大学或科研机构兼职,不过像基拉尔这样彻底留在美国生活与工作的名家并不多见,各种猜测自然也就少不了,有人相信与他思想保守有关,有人认为是因为美国特别是加州的社会氛围投合了他的宗教观。由此读者可以知道,基拉尔的思想,按西方的标准,是属于保守派的<sup>①</sup>。不过译者臆测,有一个原因或许也不能排除,那就是法国高等学校十分看重法国本土的学位(博士),这使得只有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基拉尔回国谋职困难重重。说一句题外话,法国人这么做,也算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吧?

基拉尔理论构建的时间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并完善欲望的模拟理论,第二阶段是以此为基础探究宗教牺牲与暴力文化(一定意义上也是权力文化),第三阶段是重新审视基督教文化传统。与此相应,其学说架构大致可分三

---

<sup>①</sup> 西方语境中的“保守”并不等同于与汉语语境中的“保守”,不一定有贬义。

个板块。第一是欲望结构研究,第二是社会暴力探源,第三是《圣经》解读。三个时间段之间前后交错,难以清晰划界,三个板块更是彼此相连,相辅相成,因此很多著作难以简单归类。譬如发表于1972年的《暴力与神圣》,可谓基拉尔理论的压舱之作,重中之重,基拉尔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发表于1990年的《莎士比亚,火与欲望》也是如此。他的第一部著作《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年)无疑是欲望模拟说的奠基作,主要探讨欲望的三角结构以及欲望的内外中介,但是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章节已经触及宗教牺牲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问题。

事实上,基拉尔对于人类欲望的关注一直与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关注纠结在一起。继《暴力和神圣》对作为宗教隐喻的“牺牲”在人类学意义上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论世界初始以来被隐藏的事物》(1978年)和《替罪羊》(1982年),在模拟欲望的理论基础上对以《圣经》为起点和根基的基督教文化作了全新的哲学与人类学阐释。这些著作使基拉尔获得了“基督教黑格尔”的称号<sup>①</sup>。

如果简单表述,说基拉尔思想就是欲望的模拟说,大致是

---

<sup>①</sup> 参见基·索尔蒙(Guy Sorman),《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家》(*Les vrais penseurs de notre temps*, Fayard, 1989)。

不错的。说到欲望,有人可能会觉得天下何人不知,何需大费周章来研究?殊不知正如黑格尔所言,“熟悉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悉的”。“欲望”这个词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有关欲望的词语如“物欲横流”、“欲壑难平”、“利欲熏心”等等,多如牛毛,然而细究起来,欲望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概念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生命内涵与人类学意义,而许多人对此却是茫然的。

欲望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个人主体性的证明。虽然它成为不少哲学家(远的如笛卡儿,近的如德勒兹<sup>①</sup>和基拉尔)思考的对象,不过很多人还是习惯地以为,欲望嘛,即使提高了说也顶多放到心理范畴或者道德范畴来讨论。放到心理范畴,是因为人们通常把它与本能等同起来,欲望是自发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人都渴望锦衣美食,人人都渴望爱情,人人都渴望财富、荣誉、权力……西方语言里把强烈的欲望称为 *passion* <sup>②</sup>,

---

① 德勒兹(Gille Deleuze, ),二十世纪法国重要哲学家,他在与费力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合著的《卡夫卡——非主流文学作家》(*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中运用他著名的“配制”概念提出了“欲望配置”(agencement du désir)。后来他在《欲望与快感》(*Desir et plaisir*)这封致福柯的信里,又专门解释了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从他的解释可以看出,德勒兹认为欲望不单纯是“自然的”或“自发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基拉尔不谋而合。

② *Passion* 常译作“激情”、“爱情”,但有时含有“强烈欲望”之义。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的著作 *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中译本译作《欲望与利益》便很准确。

就是认为这些欲望是人类本能的冲动,是主动的心理行为。放到道德范畴,是因为人们经常把欲望的负面效果或者破坏行为联系起来,它关系到个人如何遵循特定社会特定道德准则的问题。概括说,欲望人皆有之,而过于极端的欲望则往往是反道德的,或者会引发反道德的结果,质言之就是犯罪。

有意思的是,无论中国文化的儒家传统还是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传统,对欲望大致都持如是观。在中国,儒家文化在其发生的源头就肯定了欲望的自然属性。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借用告子的话说:“食色性也。”都是说食欲与性欲是人的本性,亦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后来司马迁《史记·礼书》更明确地说:“人生而有欲。”这里的“欲”,显然还是或者主要还是“饮食男女”。

“人生而有欲”,但是欲望并不是永恒的正能量,司马迁《史记·礼书》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欲望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礼由人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斗,争斗则造成天下大乱。这个思想后来被宋明的理学所继承,并吸收道释两家的某些观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两个基本原则,其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感觉到。

在西方,比如著名的《摩西十诫》里面,后五诫都是警告人们远离欲望诱惑的。再如按基督教神学奠基人之一的圣奥古

斯丁的理念,人有三恶,先天之恶(亚当夏娃之恶)、认识之恶(有限的智慧与上帝的至能之间的巨大差异)、道德之恶,而道德之恶由于是人类自己的意志造成的,所以是罪。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把罪与欲望直接等同起来,但是我们从他的《忏悔录》可以看出,他深信人的欲望里潜伏着巨大危害,是罪的渊藪。正因为基督教把欲望与人的先天之恶对接,它要求广大信众坚决抑制欲望,乃至完全消除欲望。

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固然一定程度上割断了欲望与罪恶之间的宗教链条,但同时又沿袭基督教文化传统,再次确认欲望的自然性和自发性。而那些愿意与宗教达成某种妥协的人文主义者则对欲望与社会规范以及道德准则相冲突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明确宣布,为了抑制人的欲望,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

自浪漫主义以降,历经各种现代主义潮流的变迁,不论欲望得到怎样的阐释<sup>①</sup>,也不论欲望被用怎样的思想与道德尺度来衡量,基督教传统的欲望“天然规定”观一直没有变化。基拉尔是西方第一个从哲学与人类学角度对此提出质疑的思想家,他极富颠覆性的欲望说否定了西方社会化关于欲望的

---

<sup>①</sup> 比如,很多神学家认为人产生各种欲念是上帝“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我们的作用”,人文主义认为来自人的本能冲动,弗洛伊德则认为是“无意识”在支配我们的行动。

传统认知。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获得普遍的赞誉，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引导人们摆脱旧思维的窠臼。唯其如此，他的思想能够振聋发聩，也唯其如此，他的思想难免遭遇责难甚至抗拒。

基拉尔既不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来评判欲望，他把欲望看作一种文化存在，一种文化现象，因而把欲望放在哲学与人类文化学的范畴来讨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欲望并不是一种主动、本能、自然的产物，虽然“自然天成”符合许多人的个性体验，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一个人对某人或某物产生欲望，是因为他者的作用，这个他者成为欲望者与欲望对象之间的中介，所以欲望实际上是对他者的模拟，是被中介化了的。他的理论，乍听之下很难接受；倘若关乎爱情，更会激起情绪化的反对。不过，读完本书，读者会发现，基拉尔的观点并非那么不可思议。倘若读者还能举一反三，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可以佐证基拉尔的理论的事例俯拾皆是。

在人的各种欲望中，爱欲（即孔夫子所谓的“色”）无疑是普遍而重要的欲望，纯洁的爱情故事千古流传，爱情主题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爱欲（包括引申出的情色）也就自然成为基拉尔的欲望模拟说研究的重点之一。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对此有独到而且精到的分析，特别是对福楼



拜《包法利夫人》真实价值的探究可谓入木三分,堪称经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阅。在本书里,基拉尔解剖了有口皆碑的几个爱情“神话”,如但丁《神曲》中保罗与弗兰齐斯嘉的恋情,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虽然分析角度不尽相同,但是宗旨都是还原所谓“真爱”背后模拟欲望的实质。请相信“一见钟情”等纯心灵之爱的读者且慢恼怒,基拉尔并不是有意要打破大家心目中最美好的事物,他只是想还原许多爱情传奇中爱欲的真相,破除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在爱情问题上编织的无数美丽的谎言。

除却爱情,其他的欲望,例如对荣誉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觊觎、对权力的迷恋等等,都是模拟性的,中介化的。欲望主体与欲望客体,欲望主体与中介体,它们的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的非对等关系,相当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关系”,因而也就必然是一种力量关系。因而欲望的发展往往超越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本书篇幅最大的论文《拉辛——诗人与荣耀》以欲望的三角公式和非对等关系的特点分析了拉辛悲剧人物对荣耀的强烈渴望,无论对拉辛的作品还是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拉辛晚年的“华丽转身”,都作出了不同凡响但又相当令人信服的阐释。

如上文所说,伟大的思想家难免遭遇各种非议,在法国,